

“五四”那天都发生了什么

◀上接 B04 版

使馆区请愿受阻后，学生们激愤异常，当时有人高呼：“大家往外交部去，大家往曹汝霖家去！”当时，这次游行的总负责人傅斯年担心途中会出意外，但此刻的他已经无法阻止学生运动的洪流。

据王抚洲回忆，当时各校总代表又集议一次，之后叫传递消息的队员告诉各同学，因为使馆区不能通过，现决定改往东城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，并且再三叮咛同学们，“到了曹宅，一齐高呼三声‘打倒卖国贼’，然后将手执旗帜，抛在他门前地上，我们即整队回头解散。最要紧的是千万要严守秩序，不可与警察冲突。”王抚洲特别强调说，因为他是消息传递员，要向本校同学重复说上几遍，因而至今记得最清楚，不会有错。

之后，学生队伍遂掉头退出东交民巷，转向北方，沿户部街、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 and 石大人胡同，曹宅就在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二号，距石大人胡同东口约二里之遥。

据王统照回忆：“那天，我预料午后的天会热，外面只穿了一件爱国布的单长袍，可还觉得格外沉重。一顶呢子礼帽不时摘下来当扇子遮着阳光，扇扇上土。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灰沙很多，正是春末夏初，阵风一起，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蹴踏，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，直向鼻孔口腔钻来。在焦热的空气中，大家的激情奋发，加上一路不停地高喊，口干舌燥，有些人的声音已经嘶哑，便把手中的小白旗和帽子、手绢一齐挥动起来。”

参加游行的北大学生田炯锦也回忆说，学生游行时，态度沉重严肃，队伍整齐，绝无谈笑喧哗者。许多外国人在学生经过时，停车脱帽，表示同情。等快到东单牌楼，忽然有人高喊“打倒卖国贼”，不少人跟着喊叫，大家愈喊愈加愤激。到曹宅大门时，真是人声鼎沸。

据杨亮功回忆，学生队伍大约在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曹宅，人数因沿途散去，已不足五百人。当时学生将白旗纷纷投入曹家庭院，还有人用竹竿捣下房檐瓦片或拾起石头掷向窗口或屋中。

据杨振声回忆，到赵家楼后，已有警察在保护曹宅。田炯锦也回忆说，当游行学生逼近曹宅大门时，有警察数人站立两旁，但态度非常和气，他们说，曹宅大门紧闭，大约主人不在，劝大家不必强求破门而入。

赵家楼的那把火

当然，警察说曹汝霖不在家是有意撒谎，其实不仅曹汝霖在家，就连章宗祥也在曹宅做客。原来，曹、章二人这天中午应大总统徐世昌之邀前往总统府赴宴，当学生游行的消息传来时，有人劝他们暂时不要回府，但曹、章两人不以为然。三点左右，两人回到曹宅。

不久，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也来拜访。因为曹宅外已有警察保护，因而曹汝霖等人也不以为意，他们大概觉得学生们不会搞出什么名堂，即使出现暴烈举动，也能被警察所制止并加以驱散。

四点左右，大批学生来到曹宅门口，尽管警察已严阵以待，但学生们高

呼“打倒卖国贼”的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，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。

很快，一些学生一边高呼：“卖国贼曹汝霖出来见我！”一边将手中的白旗等扔进曹宅。混乱当中，有学生绕屋而走，寻找其他入口。突然，只听“哗”的一声，曹宅大门被打开了，外面学生一下就冲破了警察的阻挡蜂拥而入。

据田炯锦回忆，学生们开始以旗杆捣门不开，乃捣屋瓦，并捡起瓦片向院内抛。不一会，有人从窗爬入，将大门打开。于是很多人纷纷跑入曹宅，警察们此时仍未干涉，只劝大家务必遵守秩序。

冲进屋后，学生们首先发现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，但他们并未对两人动手，而是继续寻找曹汝霖。但是，学生们找了半天，也没发现曹汝霖的踪迹。那这几人哪里去了呢？

很多人以为曹汝霖在大门被打破时逃出去了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据曹汝霖的回忆，他当时仓促间躲进其妇及其女卧室中间的一个箱子间，但学生们并未细细搜查，进屋之后只是噼噼啪啪砸门窗玻璃，然后扔掷屋内的瓷器，乱嚷了一阵后，他们又出去了。

这时，前来做客的章宗祥算倒霉了。由于章长得肥胖，又穿着礼服，一下就被认出，结果被痛殴了一顿（学生以为他是曹汝霖）。有个学生拿铁杆敲了章的脑袋，后者顺势倒地，学生们以为他被打死了，一些人便嚷着“曹汝霖被打死了”而散开，另一些人听了却纷纷赶来看，要证实这个消息。

趁着这个间隙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将章宗祥连抱带拖出后门，并将章推进了对面的油盐店。学生们见“曹汝霖”没死，随后跟踪而至，并要将“曹汝霖”拖出殴打，但中江丑吉拼死护住，结果也被打得头破血流。

据田炯锦回忆，章宗祥被打约半小时后，忽见有浓烟从曹宅内院上升，警察高声说：“怎么会放起火来，我们有责任维持秩序，对放火不能不管。你们赶紧走，迟则恐怕不能走了。”说罢，警察们跑进曹宅大门。

起火之后，大批巡警赶来，最终将学生和看客们驱散，并当场抓捕了许德衍等 32 人。随后，消防队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，但此时曹宅已烧得只剩下门房和西院的一部分，曹汝霖及家人也都趁着火起时偷偷溜走。

“痛殴章宗祥、火烧赵家楼”可说是当年五四的最高潮，以前者论，确实是学生们的义愤所致；不过就后者而言，根据众多参与者的回忆，可能未必如此。📖



五四游行中拿着标语的学生们。

匡互生： 点燃“赵家楼之火”的爱国者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金满楼

五四运动当天，谁是第一个翻进曹宅打开大门的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诸多参与者的回忆可谓五花八门，不过综合而言，其主角为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应是公认的事实。

匡互生的同学周予同曾回忆说，游行队伍逼近曹宅时，“互生兄首先用拳头将玻璃打碎，从窗口爬进，将大门洞开，于是大家才一哄而进。”事后，周从间道返校，“见互生兄正在盥洗室洗手，两手满染着鲜红的血，我问他怎样，他说没有什么，只是在打碎玻璃窗的时候，受了点微伤。”

后来，周予同再次发表文章称：“关于谁首先打开大门，后来社会上有不同传说，但就我的了解，确是匡互生。……从那天晚上起，我们同学中都已宣扬匡打开卖国贼曹宅大门的故事了！”

那么，这个匡互生是何许人也？

匡互生，又名匡日休，1891 年生于湖南邵阳，1915 年考入北京高师数理部。对打破窗户冲进曹宅一事，匡互生本人也有记述：“（学生）正预备着散队回校时，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的时候，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，把铁窗冲毁，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。”



匡互生

在这里，匡互生丝毫未提及自己，只说几个“热烈同学”冲破窗户并打开大门。当然，这几个同学也必须包括他在内吧！

匡互生不提自己也无妨，因为目击他打破曹宅窗户的远不止一人。

匡互生的同班同学周为群说，当匡互生从窗口爬进曹宅时，他在下面托了互生一把。匡互生的另一个同学张石樵称，匡互生一拳打破窗户跃身而下，然后打开门杠，放学生们进入，张本人也随着匡互生从窗口跳入。

和跳窗的记述相比，谁是点燃“赵家楼之火”的人则因为各种原因而明显要遮掩得多。不过，从现有的各种回忆文章推断，纵火者非北京高师学生莫属，而其中最大的可能，还是匡互生。

1931 年，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罗家伦在口述回忆中说，“至于放火的举动，乃是高等师范的学生开始的。我看见有两个学生，自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来。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，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？”

另一位北大学生肖芳也回忆说：“我行至曹家门外，看见两位穿长衫的学生，从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，内装煤油，他们低声说‘放火’。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外房，将地毯揭起，折叠在方桌面上，泼上

煤油，便用火柴点燃，霎时浓烟冒起。我跟在他们后面，亲眼看见。大家都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。”

匡互生的同学俞劲则表示，“放火的人，也就是那位跳窗户开大门的某君。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，我和某君同在队伍前面，他要我快跑去买盒火柴，我知道他不吸烟，干么要火柴？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，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，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。”

匡互生的另一位同学周为群则直接指明为匡互生：“学生群众走进曹宅，先要找卖国贼论理，遍找不到，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，决定放火。事为段锡朋所发现，阻止匡互生说：‘我负不了责任！’匡互生毅然回答：‘谁要你负责任！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。’结果仍旧放了火。”

1979 年，周予同也回忆说：“事后，关于‘火烧赵家楼’的起火原因，传说纷纭，有说走电失火的，有说曹家人想趁火打劫而放的，有说学生放的。大凡支持或同情学生的报刊，都倾向于前二说。这是为了保护我们免遭反动当局迫害，盛情可感。但事实是我们放的火，动手点火者就是北京高师数学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。”

火起之后，军警开始抓人，已经回校的匡互生认为打进曹宅和点火都是他做的，想要去“自首”以换出被抓的 32 人，经过周予同等人力劝乃止。此外，根据以上诸人的回忆，这次行动其实早有准备，只不过在极小的范围之内而已。

1919 年夏，从北京高师毕业的匡互生应长沙楚怡小学聘请任教，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教育生涯。之后，匡互生先后在湖南第一师范、上海中国公学、浙江上虞春晖中学等处任教。1925 年春，匡互生与夏丐尊、丰子恺等人在上海虹口创办立达中学（后改名为立达学园）。

为了其“教育救国”的事业，作为学校主要负责人的匡互生可谓勤苦异常，如友人的记述，当时他“常常穿着破旧的衣服，啃着冷硬的大饼，在烈日下、在风雨中奔走。立达一年一年地向前进，添办农场，添办农村教育科，规模越来越大，负债也越来越重，他的奔走也就越来越勤越苦。”

诗人朱自清也曾说：“互生最叫我们记念的，是他做人的态度。他本是一副铜筋铁骨，黑皮肤衬着那一套大布之衣，看去像个乡下人。他心里那一团火，是热，是力，是光。”

理想和努力都是好的，时局却无情打断了这一切。1932 年“一·二八事变”时，位于江湾的立达学园首当其冲而被战火所毁。战事结束后，匡互生集合同志力谋恢复立达学园。当年 6 月，弦歌之声虽已在四面瓦砾中重兴起来了，匡互生却因为长期的劳累而发病了。

由于重建事务太过繁忙，匡互生因无暇医治而最终拖延至当年 12 月病势严重才入同仁医院。次年 3 月，匡互生转到东南医院，但此刻已为时过。延至 4 月 22 日上午，匡互生最终病逝，终年 42 岁。其留下的，是孤苦无依的一妻四女和未完成的残破的立达学园。

所幸的是，立达学园并未因匡互生的去世而中断。之后，立达学园继续前行，并于抗战爆发后迁往四川隆昌县继续办学。抗战结束后，立达学园迁回上海，现上海市松江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立达中学，即为其继承者。📖